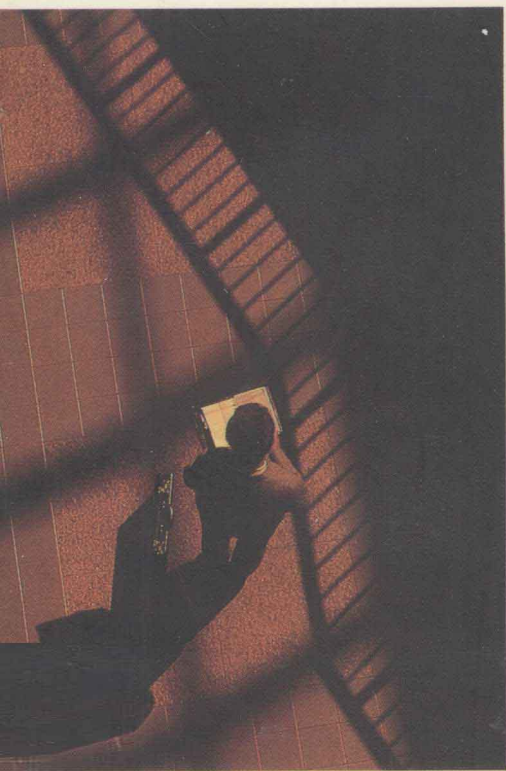


中外文化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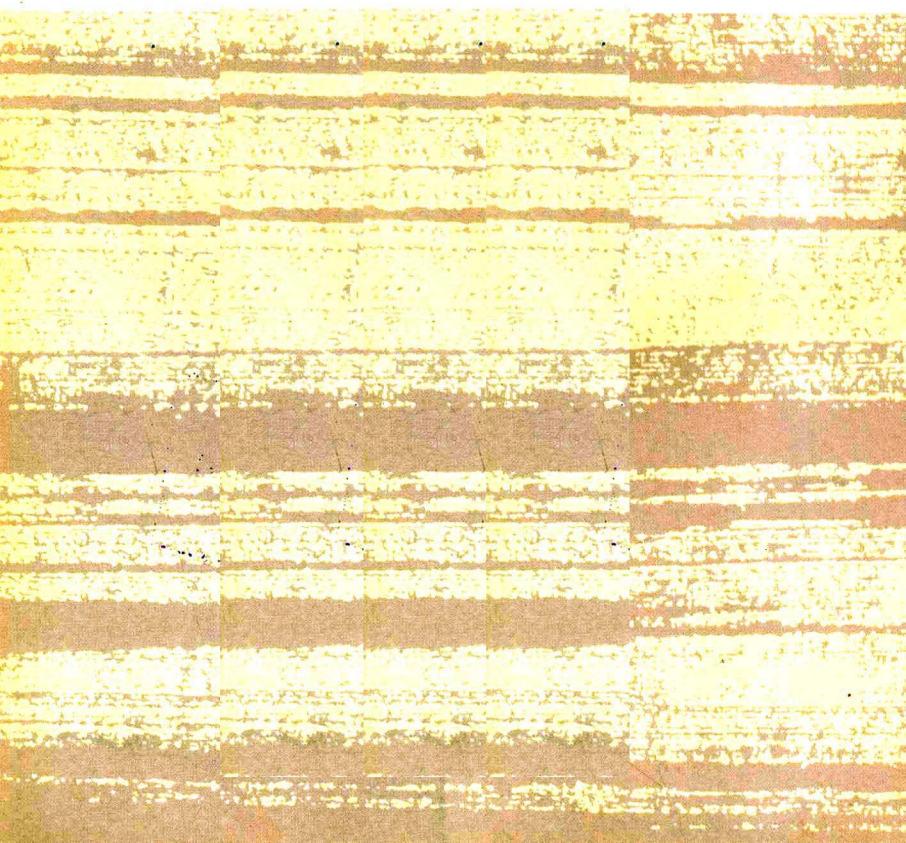
印象记

林非/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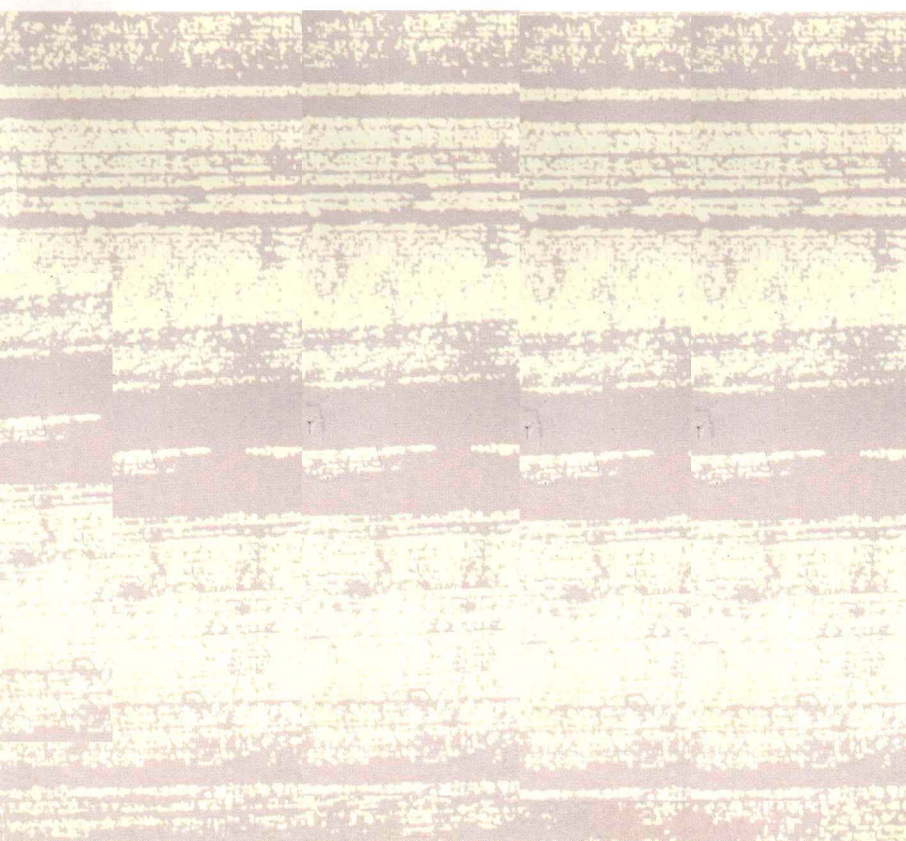
广州出版社 ●

Z W W H M R Y X J

中 外 文 化



人 印 象 记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周彦文

封面设计 张 文

技术编辑 冯星驰

中外文化名人印象记

林非著

广州出版社 出版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7 印张 14 万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 1 第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80592—386—8/I·118

定价：9.00 元

内容简介：本书将中外 50 多位文化名人的音容笑貌展现在你的面前。而且，都是亲见亲历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茅盾、丁玲、冰心、周扬、萧军、张晓风、江南等。

本书的语言朴实自然，优美流畅。浏览这些短小的文章，你仿佛和中外文化名人在做一次交谈。既有启迪，也是享受。

韩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汉学家许世旭与作者及傅德岷



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实（右四）与作者在京都大学



唐弢（前排左二）与作者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接待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先生





冰心在自己家中为作者的书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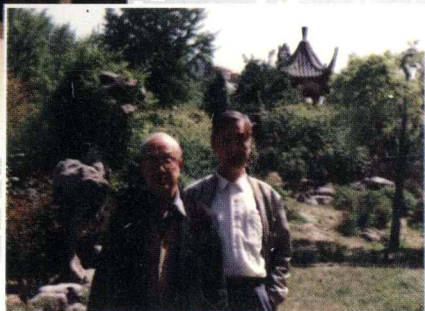


臧克家在自己家中接待作者



林默涵与作者在天津

陈荒煤与作者在徐州





作者在沙汀家中 ▼

作者在萧乾家中 ▲



秦牧夫妇与作者 ▲

作者(左3)在庐山散文会议 ▼



台湾女作家张晓风与作者在
汉城国际散文研讨会上



香港作家联谊会主席曾敏
之与作者在广东佛山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
卜立德与作者在旧金山



目 录

序	周彦文 (1)
秋日访冰心	(5)
臧克家散步记	(10)
荒煤“挖煤”	(12)
三十余年又逢君	(15)
汉城邂逅张晓风	(18)
郑明嫻的艺术标尺	(22)
大哉茅盾	(25)
陈望道小记	(28)
俞平伯的“长寿三要诀”	(31)
郭绍虞的吴侬软语	(33)
慷慨大方的赵景深	(35)
未完成的交响乐	(37)
回忆陈翔鹤	(39)
怀念方令孺老师	(53)

朱东润说化妆	(60)
文学史家刘大杰的憾事	(62)
循循善诱的李何林	(67)
孙楷第逸事	(69)
川岛论“开夜车”	(72)
许广平的一席谈	(74)
丁玲谈“一本书主义”	(77)
孙席珍小记	(79)
一颗燃烧的心——悼念散文家吴伯箫	(82)
周扬写作法一例	(87)
沙汀的蝇头小楷	(89)
罗念生逸事	(91)
陈瘦竹向往创作	(93)
萧军二三事	(95)
吴世昌小记	(104)
力扬论美女	(113)
蔡仪的逻辑推理	(115)
闪光的话语	(117)
博学的唐弢	(119)
王瑶的“自传”	(122)
坦诚的汝龙	(126)
零碎的回忆——记赵树理	(128)
康濯的反思	(138)
我心中的秦牧	(140)

鲍昌小记	(145)
竹内实小记	(148)
郑子瑜印象	(153)
在伯奇教授家里作客	(167)
记两个日本汉学家	(173)
忆秋吉久纪夫	(179)
香港重逢卜立德	(185)
金泰吉的晚宴	(189)
许世旭印象	(192)
邂逅的朋友	(201)
金时俊小记	(204)
江南琐记	(208)
后 记	(216)



文化人的命运

周彦文

写这本书和被这本书写的人，都是 20 世纪一些文化大腕，是明星级的人物。但是，他们的真诚和才华，尤其是遭受的磨难，却是时下那些被称为大腕的人不能同日而语的。

①
序

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做古，正被后人加以研究；他们中的幸存者，由于历史风浪的冲击和自身反思的积淀，使我们能明显感到其存在的分量。

精神财富来自思想的结晶。有思想的人是充实的，幸福的，然而也是痛苦的。这是个人的痛苦，也是时代的痛苦。与其说是一段畸形的历史成就了他们（犹如牛患胆结石病方可得牛黄之宝一样），不如说是他们对文化艺术事业真诚、忘我的追求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不仅后人研究他们，他们自己也始终在解剖着自己。或言论，或行动，他们以个人的记忆丰富和加深了民族的记忆；或大陆，或海外，他们以独特的才华增加着人类的精神财富。

现在看来，本世纪 80 年代，我国一度掀起的文化热似乎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倒是随之而起的“泛文化”现象，诸如茶文化、酒文化、竹文化、吃文化、陶瓷文化、娼妓文化、厕所文化等，像雨后的蘑菇冒了出来，

对此或褒或贬俱可商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用文化的衣衫热热闹闹包装着各种商业活动的时候，却把文化活动的主体——文化人冷落了。在商家经济收益高涨之际，文化人的价值贬得不能再低。于是，也产生了新时代的孔乙己——这种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物。

这是否是历史的延续？它使人联想到在“文化革命”的名义下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摧残。本来文化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有科技、教育的勃兴，民主、法制的健全。谁能想到文化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反而贬值呢？虽然历史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初始愿望为转移，但是，中国人的盲目性堪称一绝。我们往往笑了半天，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哭了半天不知道死了谁。“文化革命”是这样，反右倾是这样，现在搞现代化是否有人也有点这样？历史延续有好的和坏的，前者称为优秀传统文化，后者称为余毒。为什么优秀传统文化不易发扬，余毒却容易保留呢？这也是80年代文化热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最终没有答案，也没有共识。历史上的关键问题有人往往不愿弄清楚，因此老毛病就容易复发。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是否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野蛮，也要在中国重演一遍呢？在世界上早有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可否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避免市场经济的某些弊端呢？前进要付出代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必须分清哪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而哪些代价是经过努力可以避免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一部分文化人中已经产生的痞子化倾向。这种痞子化倾向在商界的表现与文化界有很大

的不同。一个在海南经商的北京文科研究生说，自古英雄出草莽，他要自己身上增加流气、霸气、匪气，减少文气。他的经商格言是：“坑蒙拐骗不偷，吃喝嫖赌不抽（吸毒）。开黑店卖黑货，不赚亏心钱。”呜乎哀哉——仅仅表现出悲哀是不够的。这是文化人的堕落呢？还是文化人在环境逼迫下对自己残忍的改造和包装？这种对野蛮的某种程度的认同，虽然标榜自己不愿完全同流合污，其实已经为虎作伥。

平心而论，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的从商者总体文化素质不高。不是我们的商品已在中俄边界从热门转为冷淡了吗？俄商已经害怕买中国人的货了吗？坑蒙拐骗行为损害的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当今那些大款中不少人的文化水平可怜得惊人。可怕的是他们又活跃争雄于商业和文化活动中。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以及他们在文化人面前表现出的充满含金量的优越感，已经得到社会一部分人的认同和羡慕。所谓儒商虽然有潜在的实力，但目前还不是他们的对手。儒商比儒将的命运能好多少？痞子文人既知道历史，也注重现实。“文人无行”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注释。

由于痞子文化人的加入，不仅提高了原来坑蒙拐骗的“水平”，增加了破案难度，也提高了智力犯罪的发案率。由于他们对野蛮和愚昧的某种认同，整个商业活动的文化素质并未提高。

在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确的。关键是让谁先富起来。因为一些人的富裕往往意味着另一些人的贫穷。这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大问题。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人的富裕都是以他人的相对贫穷为代价

的。文盲、半文盲和不学无术的人发财，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贫穷。社会的价值导向就会向野蛮和落后倾斜。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倾向，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以及腐败的严重，是否与此有关呢？

如果说极左年代文化人的不幸主要表现为遭受政治迫害的话，那么新时期的不幸则主要是经济上的窘迫。这里既有健全和完善法律政策，提供公平竞争机会的问题，也有文化人自身更新观念，调整知识结构，适应和引导市场经济环境的问题。既然文盲、半文盲和不学无术的人已经拥有更多的财富，他们在社会中形成的优越位置也是不言而喻的。对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非文化人领导支配文化人的格局应分析视之，但假李逵害怕真李逵的出现，从而对真李逵排斥打击和陷害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有关部门对此应当有足够的注意。

当林非先生这本书出版之际，我抱着研究和探讨的态度，就文化人的命运问题只能写出这点粗浅的感想，话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因此，我这段小文犹如鸿毛，与本书泰山般的份量是无法相比的。而且，我想证明不容怀疑的是：这本书确实确实是以许多文化名人痛苦和欢乐的眼泪浇灌而成的。

1996年1月24日写于羊城

秋日访冰心

⑤

秋日访冰心

我居住的地方，离冰心家很近，信步走去，不消半个时辰准能抵达，然而我已有好几年没有拜访她老人家了。这么大的年岁，应该时刻都处于宁静的氛围中，更何况她还在坚持写作，还在思索着祖国与民族的未来前景，时间对于这位 90 高龄的老人来说，真像白金似的珍贵，怎么能忍心无端地打扰她呢？因此，我虽然常常想起这位散文泰斗的声音笑貌，想起她晶莹剔透的文思，却不再奢望去聆听她的髻鬓。已经有过的好几次对话，早就成为我精神世界中的一宗财富。

记得是 1985 年举办的“醉翁亭散文节”，曾请冰心题写了这几个字。在开会时，在攀登琅琊山时，多少散文家的胸前，都嵌上这块小巧玲珑的会徽，大家观赏着冰心隽秀而又苍劲的字迹，几乎都从心里涌出了洋洋得意的笑容。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块会徽，常常拿在手里摩挲一番，感到有一种莫大的慰藉和鼓舞。今年夏天，我开始编选和结集自己在这几年中发表过的文字，当然就很想得到冰心题写书名的墨宝，于是跟肖凤商量，她觉得这是个极有意义的纪念，认为冰心一定会慷慨挥毫的，果然老人很欣然